

不只是姚克，也有一些其他的譯作家，因太堅持傳神而有意無意的離開了達意的原則，這本「推銷員之死」只是一個尖銳的例子。

傳神當然是翻譯的最高境界，但文學的神不是只傳給同鄉看的，也不能只傳給少數有特殊訓練的人看，否則將來勢必又會產生一批譯作的譯作家，這樣譯來譯去，到底那一天才能算是把一本書真正的譯完？

（亮軒）

王四嫂、李麻子和驢

看「人間樂園」•劉以鬯譯

民國六十三年五月，今日世界出版社印行

以前有這麼個老笑話，說有個不高明的塾師，被請到某大戶去教家館，言明束脩是穀子兩石，不過若是教錯一字就要扣去半石。上任不到幾天，先把「王曰叟」讀成了「王四嫂」，又把「季康子」唸成了「李麻子」。結果當然是兩石穀子的學錢盡被扣除。虧得這位塾師還能吟詩一首，以記其事，詩曰：「兩

石穀子不算少，可惜如今都沒了，一石付與李麻子，一石送給王四嫂」。

可惜現在沒有這種有錯當扣錢的規定，否則李麻子和王四嫂都能頓成巨富，而且單是在翻譯界便可賺得吃喝不愁，不亦樂乎。

就拿「人間樂園」這本書來說，只要對英文略具普通常識的人，不必對照原文，也可以看出好些很有趣的誤譯來。舉一個很淺顯，而在書中出現不下三五次之多的例子：我們常看到書中人物在爭吵中，譯者讓一方「開始發誓」，「不停發誓」……而看上下文，怎麼樣也看不出有「指天誓日」的必要，不過只要把「發誓」一詞「還原」成英文，是「[SWEAR]」一詞，便可恍然大悟原作者用的是這個字的另一種解釋：「咒罵」了。

翻譯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這些小錯，也許應該加以原諒。但要命的是，這本書的譯本問題還不止於有無數這一類的小錯，而是根本不能傳達這本書的味道。

原書作者喬伊絲•卡洛•歐慈女士是曾獲得全美書籍獎的作家，甚至有人將她與寫「嘉麗妹妹」的美

「新銳的聲音」，共選廿五位青年詩人詩作二百餘首，由沉多、沈臨彬、張默、管管負責主選，全書採卅二開式，厚四五〇頁。每家附以小傳、王照、詩觀、卷首刊有編輯人的長序，對年輕一代的創作觀剖析甚詳。三信出版社印行。

由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印行之「高傳真音響系統」因裝訂不佳，已全部重印，二月份預約之讀者如欲更換新書，請將已收到的書寄回臺北市39—33號信箱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收，立刻補換新書。

最具藝術性與創造性的詩刊，「詩人季刊」第三期出版了，執筆者有洛夫、慕隱、李仙生、許茂昌、林煥彰、陳義芝、林興華、溫瑞安、陳珠彬、掌彬、蘇紹連、德亮、李男、傅敏、李國躍、羅青等人的詩作，及蕭蕭、掌彬、陳義芝、林興華等人的評論，另有李仙生訪問陳秀喜、和每季好詩選評，郵政劃撥：二四一九九洪醒夫帳戶。零售每冊十五元，訂閱一年四期五十元。

國文壇巨匠德萊塞並提，她的長處在將充滿戲劇性的故事娓娓道來，而用字用詞，也充分能表達她所描述的人物、場景的特殊風味。在「人間樂園」這本書裏，尤其成功的是模擬下層社會人物的聲口，在對白上極其傳神。但在讀譯本時，這些優點却都蕩然無存。過份直譯得生硬的文句充塞其間，使人必須「苦讀」，不斷作「還原」工作，才能會意過來，而譯本中對白神韻盡失，更令人為歐慈女士叫屈不止。

還記得另外一個笑話說某畫家為別人畫了一隻驢子，在畫上題了個斗大的「驢」字，下面用小字註着：「某某，善畫驢，恐人不識，故書一驢字於其上。」

讀到像「人間樂園」這樣，如果能勉強看完，充其量只得一個故事大要的譯本，雖然標註了是某名家的名作，却只更讓讀者有「不識」的尷尬，就真是個叫人笑不出來的笑話了。（

侯方城

